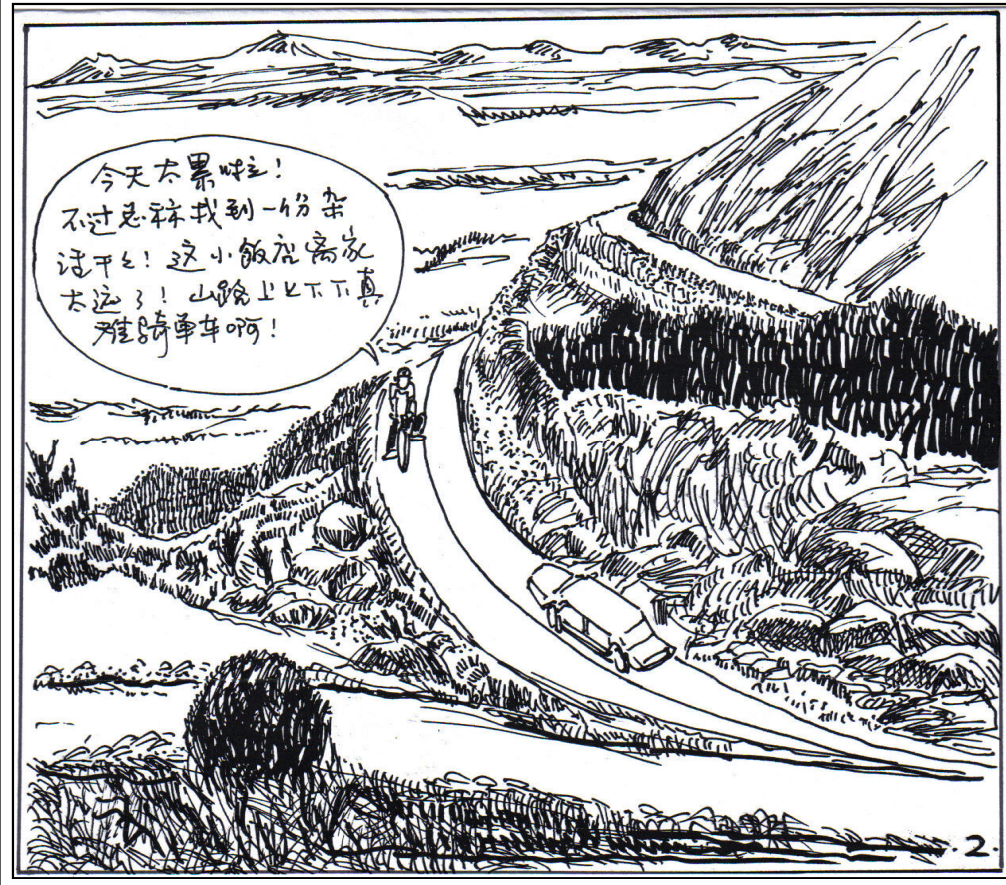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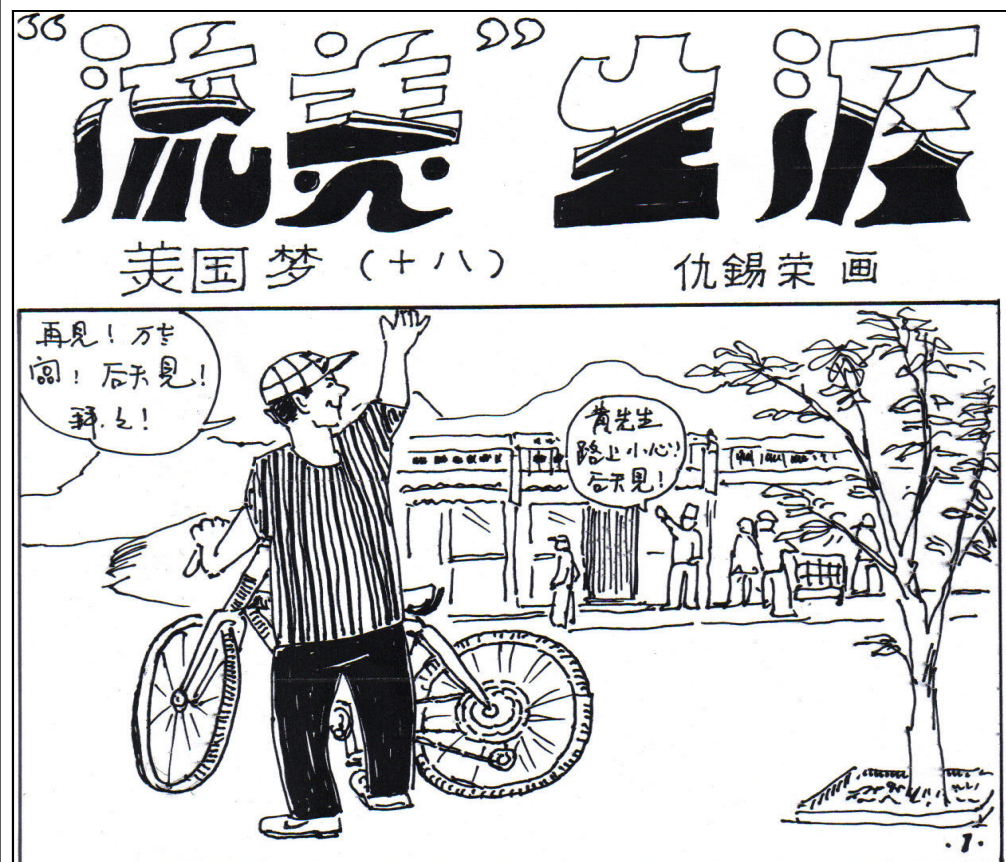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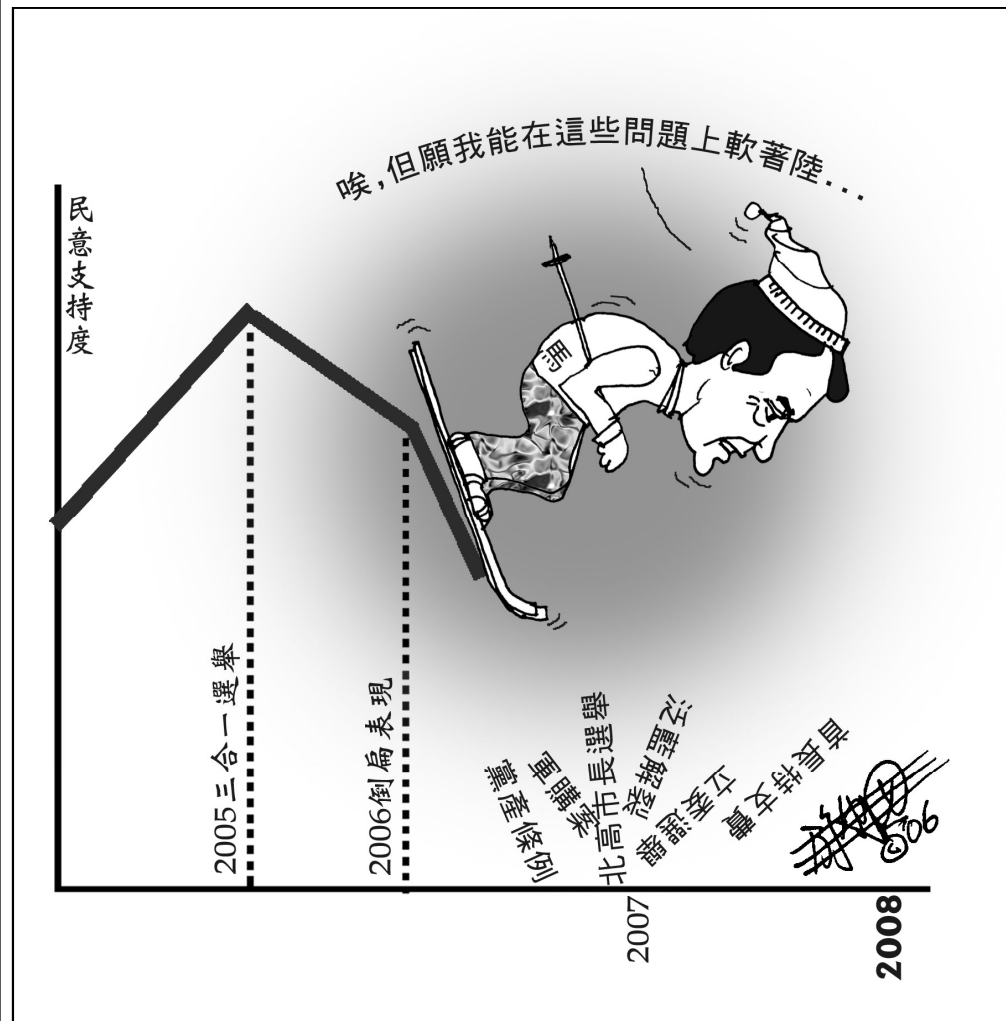


漫畫天地

圖：仇錫榮、游建國



超人上天入地，也進教堂

■琳琳

一般人並沒有注意，超人是否有信仰，但超人的行事為人，顯明他是有信仰之人。猶太人堅稱，超人是信猶太教的，原因是超人的原型是來自卡通書，而卡通書的創作者是猶太人。

不過宗教學者們倒一致認為，超人應是基督教循理教派的會友，原因十分簡單，超人是在循理會大本營的中西部長大

的，那里的人基本上是循理會會員，包括總統布希也是循理會的會員，因此，超人十有八九是循理會會員。

新上映的超人的電影，更顯明超人是基督徒，而不是猶太教徒，這從超人父親告訴超人為何要送他去地球的話中可以看出，超人的父親告訴超人：“地球人是一群偉大的人，但他們因缺乏光，而行在黑暗中，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行善，為了他們，我將你，我唯一的愛子賜給他們。”

基督徒應感到這段話與新約約翰福音第一章中的經句十分相似，與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更為類似：“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而超人新影集的超人再來的作者更不諱言，他完全是按照基督降世為人，為真理和公義而戰，為世人而死，然後升上高天，第二此再來的意義來構造“超人再來”的故事。因此超人是基督徒是完全可以確定的事了，

其它超級英雄也應該有信仰。如蜘蛛人應是基督新教徒，因為蜘蛛人經常出現的地方，是基督教新教教堂。綠巨人天主教教徒而“超級英雄四”應該是猶太人教徒。

求學生涯 憶酸甜

■范學德

1. 我是沙子

一九七五年春節前後，有一天，鎮黨委書記孫淑英找到了我的辦公室，要與我談話，那時，我是鳳城鎮黨委宣傳委員。她開門見山地說：小範市里的通知下來了，市委決定調你去市里（丹東市）馬上就要成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政治系工作，擔任教師。你知道，以前幾次上面調你，我們都沒有同意，覺得你年輕，還是應當在基層多鍛煉一下。這次，鎮裏也不想放你，但共大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我們市里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而創立的，我們必須支援它，所以，鎮黨委研究後，決定同意我們放你去，不知道你個人意見如何。

我說：我服從組織的決定。那時，我中學畢業已經兩年多了，當了一年多的農民，不到半年的生產隊長，四個多月的鎮黨委宣傳委員。

在這之前，市委宣傳部的宋軍和張兵就已經告訴我了，他們已經向市委推薦我到共大教書，但我還是有點不明白，為什麼選我這個中學生去大學教書。

孫書記告訴我，上級組織把你派去教書的目的，是為了在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摻沙子。

我剛到政治系時，系裏只有兩個教師，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學，教中專的政治課多年。後來又陸續來了幾個，一個是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還有兩個剛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一直到我離開共大，只有我這一個中學生當教師，只一粒沙子。

到大學當政治課老師，我成了一粒沙子。我很高興當這個沙子，我進了我夢中的大學。

為了保證我這個沙子的本色，上級決定讓我仍然以貧下中農的身分教書，就是說，我不是國家的正式幹部，而是以農（貧農）帶幹。不領國家的工資，每個月領取二十多元的生活補助費，年底再按照我所在

的生產隊一等勞動力的工分標準算錢。那時，一個工分一毛三，四。

領導鼓勵我，你必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這樣，才能當好一粒革命的沙子。這正是我心所追求的，於是，我每天苦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到四卷，列寧選集一到四卷，都是在那時通讀的，有些文章讀了許多遍，還作了讀書筆記，是寫在稿紙上的。我當時心中還抱了一個比字，教課絕對不能比這些正牌的大學生差，要不，算什麼沙子呢。

我成為沙子那年，剛剛過了二十歲的生日。

2. 吃大鍋飯

去遼寧大學讀書是1976年年底的事，但身分不是工農兵學員。當時的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為了在省裏新成立的各個大學裏提高政治課師資的水準，就辦了第一期高等院校政治課師資培訓班。（這第二期就永遠不可能了）全班有20多人，有的是像我這樣的中學畢業生，有的是老大學。

進了遼寧大學，我才感覺到第一次進了大學。有許多的事，容待以後慢慢道來。

先說吃飯。飯廳就在我們宿舍隔壁，走過去不到二十米。

乾飯和菜是在窗口買。粥是自己動手盛。

那時，早飯和晚飯經常喝稀粥。是玉米麵稀粥。粥裝在一個特大號的鐵鍋裏，那鍋大的就是同時放下四、五個小孩洗澡後，還有足夠的空間供孩子們在裏面游泳。

大鐵鍋放在飯廳的正中央，有幾個勺子在那，自己隨便盛。

於是，一開飯的時候，大鐵鍋就被大學生團團圍住，你一勺，我一勺地舀面子粥。為了提高效率，我們經常就用大碗直接當飯勺了。然後再往外擠，邊

擠邊喊：躲開，躲開，別蹭上面子粥啦！或者，為了進一步加快速度，就大喊：不好，快灑到你身上了。

有一次，我們宿舍有個姓雷的同學買飯回來後動了肝火：這太不象話了！太不象話！這哪像什麼大學生啊！

大夥忙問：怎麼了，怎麼了，你這麼生氣。

他說：你們看！你們看！我們一看，全樂了。原來，他灑了一身的面子粥。

問題是這樣發生的：一位同學高舉著面子粥向外突圍時，雖然高喊閃閃閃。但後面的人還是奮不顧身地向前沖，於是，他站不穩立場了，手一歪，粥全灑在周圍人的身上了。

目睹這一場景的另一個同學說，老雷，你別生氣了，不就灑到你衣裳上了嗎，你還沒看到更慘的呢，你旁邊那小子被灑了個滿頭。

老雷和大家一起樂了，連聲問：真的嗎？真的嗎？

那當然了。同寢室的一位小王，是醫科大學來的，慢性子。他慢悠悠地點化老雷：你就是像雷鋼（杜鵑山中的男主角）一樣，太著急了。像我學啊，誰也擠不著你。

小王總是等到食堂快沒人了，才晃悠悠地走去。

3. 準備考吉林大學

一九七七年底，我從遼寧大學高等院校政治課師資培訓班畢業後，我原來工作的丹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已經解散了。它只活了兩年半。

我被分配回鳳城縣黨校工作，當教員。這時，高考已經恢復了，於是，我準備靠大學。

學理工科是不可能的了，從中學畢業後，就沒有再摸過數學，物理，化學的教課書，當年從老師學到的那點可憐的知識，早就還給老師了。更何況，我已經愛上了文科，並且，在那個思想翻天覆地變化的歲月，我又特別渴望弄明白人間到底有沒有真善美。

縣黨校沒有多少課好教的，正好是復習的大好場所。

許多要考的東西都沒有學過。於是，又回到了母校—鳳城一中，找到了我的中學老師。這些老師一聽說我要靠大學，都說太好了。學德，你就是該讀書。

地理課主要找的是高明辛老師。高老師除了給我找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地理教課書外，還告訴了我個絕招：畫地圖。什麼交通圖，礦產圖，氣候圖等等。他讓我自己一個一個地畫，說你自己畫的你才能記清楚。畫了二十多張地圖後，高老師又告訴我，你每天把他們看一遍。我管你成績超過七十分。真叫他說准了，我考了八十多分。

高老師後來調到了丹東，去年聽中學的魏老師說，高老師信耶穌了，可虔誠了，還勸我信呢。